

旧世界秩序即将终结——新世界秩序正在兴起

对加沙的背叛堪称21世纪初最深刻的道德失败之一——这是一场缓慢的抛弃，撕碎了后大屠杀时代“永不再现”的承诺，并暴露了国际法在面对赤裸裸的权力和政治权宜之计时的脆弱性。从2023年10月起，历时29个月，全世界眼睁睁地看着加沙遭受无情的毁灭：房屋化为废墟，医院被针对，儿童挨饿，整个家庭被抹除。那些画面无处可逃——饥饿的婴儿、没有麻醉的截肢者、手工挖掘的乱葬坑——然而，那些自称守护全球规范的人们的回应，最好也不过是无力的空话，最坏则是通过否决权、武器运输和外交掩护的积极共谋。

“永不再现”诞生于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的灰烬之中，这是人类良知在六百万犹太人以及数百万其他受害者被工业化屠杀后刻下的誓言。它成为1945年后秩序的道德基石：1948年的《灭绝种族罪公约》、《世界人权宣言》、纽伦堡原则（宣布危害人类罪超越国界和主权）。然而，在加沙，这份承诺破裂了。联合国专家，包括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描述了符合种族灭绝特征的模式——杀害该群体成员、造成严重身体或精神伤害、故意制造旨在导致物理毁灭的条件。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当局应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负责，包括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灭绝、性别迫害和强迫转移。国际法院（ICJ）在2024年1月发布的临时措施中认定，根据《灭绝种族罪公约》禁止的行为很可能正在发生，并命令以色列防止此类行为、确保援助送达并惩处煽动。随后的一系列命令和咨询意见强化了便利人道主义通道的义务（包括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即UNRWA），并宣告占领的某些方面非法。

这些并非晦涩的法律脚注，而是来自世界最高法院和权威联合国机构的具有约束力的宣告。然而，遵守程度微乎其微。以色列限制或阻断援助——UNRWA面临暂停，过境点关闭数月，人道主义通道被军事化或私有化为致命混乱。到2025-2026年，饥荒条件再度出现，口粮被削减至热量需求的几分之一，数千截肢者的假肢被阻拦，医疗后送被停止。超过7万巴勒斯坦人丧生（若计入疾病、饥饿和缺乏护理导致的间接死亡，数字很可能远高于此），全球五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冲突区，而加沙已成为苦难的中心。全世界都知道——实时卫星图像、记者报道、非政府组织报告——但问责机制依然停滞。

国际社会的抛弃是制度性的。联合国安理会因美国反复使用否决权而瘫痪，无法强制执行停火或人道主义暂停。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无条件援助通道和释放人质的决议被阻挠——往往只有华盛顿一票反对——尽管其他成员几乎一致支持。人道主义“暂停”被提出又被否决；遵守国际法院命令的呼吁被无视。作为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美国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同时用谨慎措辞谴责平民伤亡，将冲突框定为针对哈马斯的自卫，同时回避更广泛的围困和占领。欧洲及其他盟友发表关切声明，但极少转化为具体压力——制裁被推迟，武器出口持续，外交承认维持不变。

这不仅仅是无所作为，而是选择性失明。“永不再现”的承诺几十年来一直被选择性援引——对大屠杀、对波斯尼亚、对卢旺达事后追认都是正确的——但在加沙，计算方式改变了。政治联盟、游说影响力和战略利益压倒了普世原则。结果：一个民族被困在露天监狱中，遭受轰炸和封锁，而宣称防止此类恐怖的全球秩序却视而不见或加以助长。每一次否决、每一次延迟的车队、每一个来自本可行动却选择不作为的首都的“思念与祈祷”声明，都让背叛更加深重。

傲慢总是要付出代价。那些在二战废墟上建立机构以防止重演的秩序设计师们，假设道德权威是自我维持的，权力可以无限期地凌驾于法律和良知之上而不受后果。他们错了。崛起的帝国终将陨落，往往不是通过战场失败，而是通过合法性的侵蚀。当“永不再现”沦为口号而非约束性伦理，当国际法被选择性执行，当一个民族的苦难被视为地缘政治便利的可容忍代价时，毁灭的种子便已播下。

现在账单来了，而且带着《沙丘》中预言的那种不可阻挡的力量——一部将权力、资源控制以及兴衰的必然周期交织在一起的史诗，其感觉更像是预言而非虚构。《沙丘》宇宙中的三个隐喻，以诡异的精确性框定了当前的地缘政治地震。

首先，《沙丘之子》中伊鲁兰公主的题词：“如果历史教会我们什么，那就是：每一次革命都携带着自身毁灭的种子。崛起的帝国终有一天会陨落。”这一清醒警告在2026年3月的事件中回荡。美国，作为二战后秩序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建立在无可挑战的军事投射、美元霸权和选择性道德权威之上——如今正面对自身过度扩张的自伤。起初是对加沙有罪不罚的道德厌恶，已演变为结构性挑战：帝国坚持对以色列的绝对支持，即便面对有据可查的恐怖，也在全球南方播下怨恨，并在本土附近撕裂联盟。每一次升级——脆弱停火期间的斩首打击、从乌克兰和印太地区转移防御系统——都种下更深的反弹种子。2026年2月28日，在谈判进行中暗杀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粉碎了任何残余的外交信任。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因个人和家族损失而变得更加坚硬，发誓复仇并持续抵抗，除非为巴勒斯坦提供系统性救济，否则拒绝停火。正如伊鲁兰提醒我们的，历史不允许永久上升；那些将美国提升为超级大国的机制，如今在面对坚决的非对称抵抗时暴露了脆弱性。

其次，归于弗拉基米尔·哈克南男爵的标志性台词：“谁控制香料，谁就控制宇宙。”在赫伯特的世界中，香料（melange）——那种抗衰老物质——是星际文明的枢纽：它延长寿命、扩展意识，并使公会导航员折叠空间。因此，控制阿拉基斯即等于控制一切。在我们的类比中，石油（其次是液化天然气）扮演着香料的角色。几十年来，美国主导着流动——并非总是直接拥有储备，而是通过海军霸权保障海道、联盟保证友好生产国，以及石油美元体系确保对美元的需求。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每天约20%的全球石油通过此处——成为现代的阿拉基斯咽喉。伊朗有效关闭（或严重限制）海峡，辅以导弹威胁、布雷和保险取消，颠覆了这种控制。交通量骤减至涓滴；海湾生产国因储存满溢而削减产量；经由曼德海峡的改道尝试面临胡塞新的破坏威胁。石油美元本身也在颤抖，因为伊朗对结盟货物的运输实验使用人民币或卢布结算。旧秩序的设计者——华盛顿及其最亲密的盟友——突然发现，当流动本身可被中断时，名义上的控制毫无意义。

然而，最深刻的洞见来自《沙丘之子》迷你剧改编中的一个更微妙的观察（呼应赫伯特的主题）：“重要的不是谁控制香料，而是谁有能力扰乱香料。”这一倒转捕捉了当下时刻的本质。美国或许仍拥有最大海军、最先进战机和最深战略储备，但伊朗——得到俄罗斯情报间接支持、中国经济对冲以及代理人网络——已证明优越力量在于扰乱。通过持续导弹轰炸、扼杀霍尔木兹并威胁次级咽喉，德黑兰强加了帝国难以可持续匹配的成本。美国弹药在几周内耗尽数年储备；拦截器从其他战区转移；盟友悄然重新评估基地协议，因为美国保护的地点招致无法完全抵御的火力。曾经象征无可挑战投射的航母，如今在高超音速武器和无人机蜂群的世界中处于持续威胁之下。虚张声势已被戳穿：压倒性的常规力量在愿意承受痛苦并施加非对称消耗的意志面前踌躇。

点燃这一清算的愤怒——愿意迎接系统崩溃以终结有罪不罚——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真相：当道德疲惫与物质过度扩张相遇时，陨落加速。西方普通民众，被媒体化的苦难图像麻木或分散注意力，未能通过总罢工或大规模撤回同意来阻止机器。现在，痛苦直达油泵和钱包。国际能源署创纪录的4亿桶释放（2026年3月11日）——史上最大规模——仅能买来几周、或许几个月的时间，但若扰乱持续，到6月底耗尽即将来临。油价攀升至100美元以上/桶（更糟情景预估135-200美元）；欧洲基准如TTF天然气飙升；在高税市场，燃料当量接近每升20欧元变得可想象。这种钱包冲击——远比遥远暴行更直接——点燃了久违的大规模示威、总罢工和选举叛乱。

欧洲，尤其是德国，处于脆弱性的中心。柏林的“能源转型”（Energiewende）——逐步淘汰核电并加速减煤——将选项缩小至进口天然气和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使电价成为全球化石燃料波动的人质。法国以核基荷缓冲；波兰和西班牙保留煤炭或强劲的太阳能脱钩；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依赖多样化的国内来源。然而，德国面临剧烈的工业痛苦、财政压力和政治侵蚀。默茨总理的联盟固守财政正统和坚定承诺——对乌克兰援助、俄罗斯制裁、对以色列无条件支持——而南方国家（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对加沙问题上的道德虚伪感到不满，匈牙利/斯洛伐克则推动务实的能源现实主义，放松对俄罗斯进口的限制。石油危机放大了每一道裂痕：不均等的痛苦分配可能引发否决连锁、政策逆转，或欧盟凝聚力的彻底崩溃。德国要么弯腰——软化立场以避免国内叛乱和提前选举——要么成为导致集团分裂的支点。

伊朗的姿态突显了扰乱范式。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继任将复仇与战略清晰融合。在活跃谈判期间遭受打击后，不存在退路；信任已粉碎。德黑兰要求的不是单纯降级，而是系统性救济——巴勒斯坦去殖民化、“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解体——这些条件对受亲以色列网络和游说影响束缚的美国政府而言在政治上不可能。试图保全面子的撤退在这种最大主义面前失败。政权数十年的准备——导弹扩散、代理人强化、货币对冲——如今精确执行，将美国基地从资产变为负债，将联盟变为负担。

在《沙丘》的智慧中，每一次革命都携带着自身毁灭的种子，帝国因忘记权力若无合法性则脆弱而陨落。对加沙的抛弃正是这种遗忘的显现：一种假设有罪不罚永恒的傲慢。代价不是抽象的延期正义；而是当下正在展开的解体——经济混乱、地缘政治重整、曾经宣称维护基于规则的世界的表象正在龟裂。账单已到期，历史毫不留情地全额呈上。

浮现的不是单纯的崩溃，而是转型：一个多极黎明，在其中扰乱迫使公平，旧秩序的道德破产让位于一个新的、尽管动荡的启蒙。香料不再按华盛顿的条件流动。在这一简单事实中，蕴含着终结的开端——或许，终于，某种更公正事物的种子。